

《少年文学界》丛书

浅浅的天河

王代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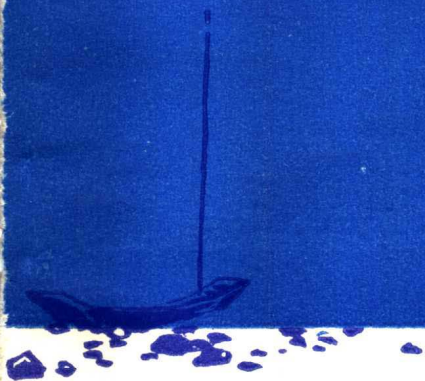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少年文学界》丛书

浅浅的天河

王代轩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成都

责任编辑 李 硕
封面设计 王培秋
插 图 贾兴桐

浅浅的天河

王代轩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83千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8,600 册

书号：R10247·316

定价：0.92元

目 录

没有我	1
妈妈回来了	10
静静的春夜	26
小顺儿和养蜂叔叔	43
吃饱汤圆以后	68
浅浅的天河	112
后 记	207

没 有 我

二十五年前，县流动照相组第一次到我们那个山区来，我们班决定要照一张“全班福”。那时候，照相可真是件新鲜玩艺儿，尤其是我们娃娃家，更觉得稀奇：“把人的影子都关进去了，痛不痛呢？”“我听说啦，不能眨眼睛，眨了就会变成瞎子！”……可越是这样，大家越想尝尝那照相的滋味。况且，我们照这张相的意义又格外不同。徐老师说：“眼看要毕业分手啦，大家留个纪念吧。将来长大了，在照片上看看小时候的同学们，那该多有意思呀！”

一清早，我就高高兴兴地换上了那件蓝底红花布衫，头上扎了两条粉红色的布条

儿，还把胸前的红领巾细细地掰成了两个半圆形的花瓣，用手压了又压，压成平平整整的一个桃子形——听说，这样系红领巾才是最标准的。我还决定，到时候，身体稍稍侧过一点，胸膛挺起来，眼睛望着天空，就象教室墙上贴着的刘胡兰的画像那样。我想，那姿势照下来一定够威武的。

可真不巧，偏偏在照相之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。学校研究“六一”的演出，为那个《高高太子山》，我和三年级的文娱委员吵了起来。事情很简单，我们两个班都有这个节目，但我们班先排，而且动作比他们复杂优美得多，怎么能给他们让路？我本是一心为了班上的利益，没想到结果反倒落了个不是。一回到教室，赵昌胜就说我不象个大姐姐的样子，马中云还讽刺人呢：“临走了，你就给小同学留下这么个‘难忘的纪念’是不是？”哼，一个个都来说我，我简直受不了！

一气之下，我决定不参加班上照相。趁他们不注意，我闪身溜到学校后面的阳沟

木克眼同孤世甜，手窗四壁部射雅开避，里



即代公慈和礼言，其公委？前庭折杖公慈
其和……非有妙，“知谁不出个一”，意成要

里，扳开那根活动的窗柱，钻进那间堆放木料和破课桌的黑屋子里躲了起来。门是常年锁着的。门外，同学们正纷纷往操场上走，那热闹劲儿简直就象过节似的。我气呼呼地抹着脸上的蜘蛛网，掉过头不去理睬。可是突然间，有人在说我的名字。我心里咚咚地跳起来。怎么？被他们发现了？听，声音就停在这门口了，是赵昌胜，马中云，还有翠兰，克莲……

“怪了！刚才还看见她在围墙缺口这儿呢！”

“难道她钻到地下去了？”

“真急人！都在操场上等着她呢，就差她一个！”

最后是赵昌胜的粗嗓门：“我们再到后山坡上去看看吧！徐老师说，照这张相，全班四十六人一个也不能缺……”

声音渐渐远去了。我心里暗暗高兴——怎么？你们也知道着急了呀？可刚才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？这会儿，看你们怎么办吧！要知道，“一个也不能缺”，没有我……哼！

“冬——菊——，王——冬——菊——”

后山坡上开始传来他们拖得长长的声音。

喊吧！喊吧！我撇着嘴，摇晃着身子。让你们喊个够！让你们把全世界都喊遍吧！

“王冬菊！王冬菊！……”赵昌胜的粗嗓门一声声挺急促地，顺着屋后的阳沟一路喊过去了。

喊吧！喊吧！你要喊答应了才怪！谁叫你们一窝蜂地批评人来？

“冬——菊——，冬——菊——”

“王——冬——菊——”

我痛快到了极点，舒畅到了极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总是胜利了！……

然而，就在这同时，我又似乎感觉到有点不妙。因为呼喊声越来越远，而门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走动了。操场上，大概在排列队形了吧！低年级的同学，自然在挤挤推推地围着看，眼里都流露出热切羡慕的目光。哎，那“麻雀窝”赵小凤的头发梳好了没有呢？红领巾是不是都做成了“红桃

子”？……糟糕！春芳不是说好，照相的时候要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吗？

咚咚咚咚，一阵脚步声——因为静，这会儿听来格外响。嗯，是小宝和长安！只听他们两个不住地咕哝着：

“不知死到哪儿去了！”

“照相师傅直顾催呢。人家还有事，就光给你这里照哇？”

“真急死人啦！”

奇怪！这会儿，我不再是幸灾乐祸的了。我真希望他们就站在这门前大喊几声“王冬菊”。可他们连停都没停一下，就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了。

终于，远处的喊声彻底地消失了。这下，我着了慌！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扑到门边的那个窗户跟前，撩开钉着的篾席片，从缝隙里往外看。

一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几根洋槐树静悄悄地立着，洒下一片绿荫。地上星星点点的纸屑在发着白光。平时那么一个热闹欢腾的校园，一下子变得空旷而又冷清了。围墙外隐

隐传来嗡嗡的人声，可已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终于小到没有。

我转过身来，背靠墙壁，茫然失神地望着黑洞洞的屋顶。一只苍蝇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。我心里突然涌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。我只觉得周围空得可怕，静得可怕，仿佛整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似的。……怎么？谁也不理我了！徐老师，秦老师，同座的碧桂，一个学习小组的志勇、春林，平时那么亲密、热烈、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们，你们都丢下我不管了！你们都那么狠心呐！我鼻子里直发酸。……唉，这时候要再来个人该多好哇！不管是刚刚吵过嘴的赵昌胜、马中云，或者是已经“绝交”三天、赌咒发誓一辈子不说话的素琼，都行！只要你们谁轻轻喊一声，我立刻答应，而且立刻从后窗上那个秘密孔道里爬出来。……然而，我自己也明白，他们是再也不会来找我的了，再也不会来了……

渐渐地，我心里又浮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。什么呢？恨！我恨班长赵昌胜，你

为什么不负责，这间空屋子里为什么不来找一找？我恨翠兰、克莲，你们为什么粗心大意，不把窗上的篾席片揭开来看上一眼？——这破篾席也真可恼，竟遮得这么严严实实！我恨小宝和长安，恨三年级那个小胖子文娱委员……我恨一切人，甚至，恨我自己！你，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一声：

“哎，我在这儿，在这屋里呢！”或者，哪怕就是跺跺脚，敲敲木头，弄出一点响声来也好！不！不！你，你根本就不该钻到这黑屋子里来，根本就不该！

出去！我脑壳里突然闪出这个念头。现在还来得及！快！快跑到操场上，挤开围着的人群，一下子站到班上的行列里，在那前排蹲下来，或者，站在旁边也行，赶快昂起头，眼望着天。不！不不！几百双眼睛全盯着你，那眼光里什么都会有的，象针尖儿一样扎人，象霜雪一样冰冷，谁受得了？人家问，怎么回答？七嘴八舌的埋怨就够你听的，更别提那些尖酸刻薄的讥诮话了。那专爱挖苦人的孙明全一定会这样说：“哟？你

怎么还是来啦？你不是下定决心不管班上的事吗？怎么不坚持到底呀，我们的女英雄？……”那，那日子怎么过？这脸，往哪儿搁呀？

走过来，走过去，从前窗扑向后窗，又从后窗退回来。我象热锅上的蚂蚁，象关在屋子里的蜜蜂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着。不行！不行！我瘫软无力地靠在土墙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远远的操场上突然哄的一声。随即，一股喧闹的人流涌进校园。洋槐树下，立刻象沸腾了一样，呜呜啦啦地吵开了：

“哈，不痛！当真，一点儿都不痛！”

“就只听见‘咔嚓’一声……”

“他们照啦！他们照啦！……”我绝望地喃喃念叨着，忍不住，伤伤心心地哭了。

.....

看，这就是那张二十多年前的照片。全班同学都在这儿，那是一个多么欢乐而温暖的集体呀！可唯独——没有我！

妈妈回来了

奎娃没有妈妈。

真的，打从他记事的时候起，他就根本不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儿。和路边枯黄的小草一样，奎娃长到了十岁。先前，他只是觉得饿，觉得冷，仿佛除了这两样，世界上什么也没有。只是这几年，他才开始觉得自己比别的娃娃少了点什么。看，桥二娃放学回家，妈妈就赶忙问他饿不饿，一边把热腾腾的饭菜摆上桌子；范小东在晒坝歇凉，妈妈就睡在他身边，拿篾笆扇不住地给他扇蚊子；永兴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，小兰的头发总是梳得光溜溜的，还系上一根红绸子，因为，他们都有妈妈。——可

自己呢？

“我要妈妈！……”

爸爸里里外外一个人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时间 and 娃娃磨缠。他没好气地吼道：

“要什么？那婆娘——她早短命了！”

奎娃哭着。隔壁德香奶奶叹着气告诉他：“你妈，她走了，到外省找白米饭吃去了！”那也是没有办法！前些年，天天闹“革命”搞“批判”，田里不出粮食，生活实在艰难——德香奶奶一说起就要伤心落泪。“外省”在哪儿？奶奶说，在老远老远的地方，要坐汽车，坐轮船，走好多好多天。可奎娃不管这些，只是辇着哭喊：

“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……”

恰好没多久，岩那边的检英姐姐从外省回来了。听德香奶奶说，检英是和妈妈一道走的，奎娃心里燃起了希望。可检英姐姐告诉他，妈妈不回来了，她在那边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，有了拖累。奎娃不肯相信，瞪圆眼睛问：“那——你怎么能回来呢？”检英姐姐只有苦笑。

奎娃不甘心。小弟弟小妹妹又有什么关系？把他们一块儿带回来吧！我们家有的是粮食吃，好多好多粮食……。奎娃决心要去找回妈妈。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力量。张老师语文课讲过写信呢，不管它好远的地方，都收得到。这天晚上，趁爸爸到队里开会去了，他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，铺在小油灯下，咬着笔杆想了想，就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：

“亲爱的妈妈：您回来吧，我们也有白米饭吃了。”

这是真话，奎娃可是一点也没扯谎。看看屋角那个火砖砌成的大柜子吧，里面装的全是黄澄澄的谷子。奎娃想告诉妈妈：幸亏爸爸想出了这法子，原先那口破箱子根本装不下好一点儿，还被可恶的老鼠咬了几个大洞洞。爸爸还卖了点谷子，给我缝了新衣服新裤子呢。只是那双胶鞋不满意，才穿几天，大趾拇就蹩得生痛。哼，都怪爸爸买了，可他反倒怪我长得太快！

“妈妈，”奎娃在心里对自己想象的那

个妈妈说，“爸爸老是板着脸。队里划了包产地，他一个人从早干到黑，累得不得了。家里煮饭，尽是煮一顿吃几天，顿顿都喝冷稀饭。不是没米，是没人煮，我又要上学。爸爸还不给我洗衣服，我自己洗，老是洗不干净，拧都拧不动……妈妈，我真希望您能回来呀！您看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会惹您生气了，我一定听您的话。晚上做完作业，我一定乖乖地躺着，一定不蹬铺盖，不着凉惹您着急。要是您病了，我一定到街上去给您买药……”

哎呀，要说的话好多好多哟！可这些，怎么往纸上写呢？可怜的三年级小学生，就只认了那么几个字，作文才刚刚开始学写哩，难怪笔杆儿不听使唤呐！奎娃急得抓头搔耳，额上都沁出了汗珠儿。老实说，只有这时候，他才真正体会到张老师讲的语文课的重要性呢！

没办法，直到门外响起了爸爸的咳嗽声，奎娃的信纸上也就只有那么一句话，再也连不下去了。第二天放学的时候，奎娃跑